

麵包超人



洪倪AKA洪媽倪

作者簡介

洪倪AKA洪媽倪，一九九六年生於彰化海線，本名洪婕倪，世新公廣系畢業。拍過幾年電視節目，目前改拍網路上的東東。曾獲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、新北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，但很少跟別人講。正往擁有自己的ISBN碼之路邁進（真的快了）。

得獎感言

一切都很感謝，謝謝評審，謝謝素玉，謝謝阿榮，謝謝編輯的臻。謝謝不管改幾遍、改幾年，都堅持完成這篇文章的自己。不管是洪倪或洪媽倪，都會繼續寫下去的，應該啦。謝謝大家。

原來長期重複相同勞動時，大腦不是全然地放空，而是不斷生出極大或極小的問題來煩自己；原來工廠裡除了肢體，其他感官都像失業，整個早上我耳裡只有八貫攪拌機的呻吟，也忘記上一次張嘴說話是什麼時候，因為按表行動沒有溝通的必要。

用進廢退說在廠裡是成立的，至少我的協調性顯著升級：能雙手同時畫圈，三秒內將兩顆麵糰滾成均勻的球——試著左右拿筆同步畫兩個漂亮的圈，你會發現這不容易。

紅豆麵包誕生，同事擺出最大台的工業電扇將寶貝們吹涼。那股香甜壓過我們身上的汗臭，但不管剛出爐的麵包有多香，工廠還是工廠，裡頭的人還是工人。

忍至下班我才能拿手機把問題餵給谷歌。

「《麵包超人》的作者柳瀨嵩經歷過戰爭，體悟到吃飽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因此創作了讓人吃飽的英雄。」維基沒提到麵包超人不會餓。

慣性把App切換到IG的那刻，我誤闖多元宇宙，幾秒的限時動態目睹不同人生分支。首先朋友A出國念研究所，發了幾則英國白日街景；接著朋友B遇到爛客戶，下班跟同事去錢櫃夜唱洩憤。

我受到感召，也上傳了出門上班時拍的天空照。最近感受很多，但又不肯被輕易感受。寫寫刪刪，字沒剩幾個，送出。

「原來凌晨五點半的天還是黑的。」

麵包超人

1

我跟母親說大學畢業後要回老家當麵包學徒時，她沒什麼反應。我猜，若我說要當個家裡蹲她也不會怎樣，她只在意我有沒有要回家。搬回家後與母親也沒特別聊什麼，就只是一起住、做室友，但每天有她提供的零食跟素果吃，我彷彿人間地基主。

在104撒履歷，一個月後，我終於找到離家最近的超市烘焙部職缺。

面試時經理很乾脆地講，大學生幹嘛做麵包，要不要來坐辦公室當行政，較涼咧。我以為路上的大學生比TOYOTA還常見，老家顯然偏遠到連大學生都不想開進來。我就是想做麵包啦，談好隔天就上班。

「學徒很苦哦。」臨走前經理又給了一次黃牌警告，好像這麼說完後剩下都沒他的事了。確實如此，這是我的決定。

2

「麵包超人餓了，會吃自己的臉嗎？」

把IG跟臉書都滑掉，下班後天明明還好亮，我怎麼老想些黑黑的事情。

3

麵包學徒就是烘焙廠的練習生，在最底層扛麵粉，努力增粉成為麵包師。但我毫無站上C位的意圖，只是單純想滿足揉捏與發酵的欲望。動畫《烘焙王》的主角有雙太陽之手，在乾寒的日本是做麵包的天才，我摸摸發燙的掌心，覺得我也有。後來才知道，在溼熱的台灣，太陽之手只是夯枷（già-ke）。

學徒再上去是二手、二手，最後是師傅。但除了師傅之外其餘的人都差不多，都得刮烤盤。我恨刮烤盤。

白鐵烤盤是不洗的，一人拿刮刀將麵包屑跟油垢刨下，另一人取布把廢料抹進廚餘桶，再噴上烤盤油就算了事。這活如果放在家事裡，就是洗馬桶，離所有不潔與不安最近，只是家裡總有母親去做。我蹲在廠裡的角落刮呀刮，與餛飩味愈貼愈近，思緒愈跑愈遠。

大學時旁聽社會學課程，學到了勞動異化（alienation）。此刻刮著鐵盤的手再多半秒就要抵達抽筋邊緣，身上沾著扔進洗衣機也消不掉的油耗味，心想難道這就是人被工作異化的樣子嗎？我當初留在台北做廣告就不會異化嗎？

但母親不也這樣操著身子工作嗎，坐在處於解體與未解體之間的竹椅上，她眯起退化中的眼，

拿補網針在網目中穿梭，把漁網接起，也把整個家的斷裂接起。日夜磨出滿手黃繭都不影響她的笑臉，還曾發夢似地對我說，以後要做一個鐵製招牌擺在門口，用書法體刻著「做夢」兩字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做網，台語就是做夢啊。」她比我還愛諧音哦。

4

在工廠做事不能戴耳機，偶爾坐辦公室的人會用廣播放音質爛到讓人含淚的地下電台，後來我在家裡找到龜鹿二仙膠，才發現母親也聽一樣的頻道。原來有一種相伴，不是抬頭看同一顆月亮，是聽著同個主持人賣藥的段子，同樣流著滿身的汗。

母親對我這樣的麵包工生活表示滿意，早出早歸，作息正常。重點是她看得見我，好似以前在台北的我是孤魂野鬼。可她看不見我此刻心裡的鬼。

領著最低的工資吃住靠家裡，下班得愈早愈顯長夜無為。我翻看朋友們在其他宇宙的精采生活，他們若擺在貨架上，像網紅可頌、像排隊羅宋；我是鄉下超市的吐司，沒人期待出爐。

有時人會對自己的選擇感到懷疑，此刻若是怪罪他人就顯得格局窄小，所以我們假裝檢討自己：一切都是自己選的。若還不夠有說服力，那再補句：所有的選擇都是最好的選擇。

默念網路上找來的美國小詩，作者說每個人有自己的時區：「紐約比加州快了三小時，但這不

表示加州比較慢。」但我選擇這時回老家，可能是正在逆著走，一路退到換日線，退到昨天，退到前天，退到當初離家那天。

一位朋友也剛大學畢業，便已出了書，把我返鄉做麵包的事寫了進去。我當然是買了書、發了支持的限時動態，但沒有提的是欽羨，難解釋的是心虛。其實我沒有多大的抱負，也不打算在家久待。我對外擬了一套好開口的說詞：這是從小的夢想，大學剛畢業是去完成的最好時機。

母親從沒問過我為什麼想做麵包，我不會告訴她，有些缺憾像沒有滿足的口腔期。她始終希望我選平凡的路途，那最安穩。念普通的班級，選普通的高中，能做普通的主婦更好。這些普通一路堆疊，使人來不及特別。

我與手足們都太早學得「識相」這個本事，現在得找件不識相的事去做，才能填滿那乾癟又焦慮的嘴。

我當然也不會告訴她我選擇回家，其實是想跟她多相處。我也不知道怎麼告訴她。

5

國中時跟母親關係特別差，她不懂我，我不懂她。有陣子我喜歡深夜聽著MP3在村裡的墓仔埔騎腳踏車，整條路上只有街燈與我，或許還有其他，莫名的熱鬧使我紓壓。可能這嗜好不太尋常，某天母親也牽著一輛淑女車小心翼翼地說要加入，我說隨便，她便跟上。國中生故意騎得飛快，中

年婦女還是繃著大腿肌肉跟了上來。

車輪閃過路邊未收的花生堆，蠅蟲與海風一同死在身上。燈光下競速，柏油路上演著我倆的皮影戲。沒有對白，沒有換位，沒有盡頭。不記得她當時的神情，又為何小心翼翼，甚至忘了我有沒有回頭看過她一次。

總是想甩開她，好像把母體甩得愈遠，愈證明我是有能耐的子代。你看，跟不上了吧，而我左右擺頭才發覺四周無人，誰都沒跟著我。現在想來母親已努力要理解我，可一旦被嘗試著理解，不會被理解的恐懼總先拔得頭籌。

因為我連自己都無法理解。

我為什麼就是不如其他手足們來得知足呢？明明因為無盡的感恩而生出愧疚，又無法抑制地在心底對母親歉疚；知道她的快樂是一家團聚，我依然把握每次離家的機會。

又或是我這樣怕麻煩的人怎麼會迷上做麵包？在家練習時，得先花半個鐘頭揉麵出膜，前前後後還要發酵三次，靠近觀察它的生長是否過頭，溫度是否不夠，像養孩子。有時一個白日耗去，用了十幾個鍋碗，結果換來一桶餿。

但發酵的步驟就是吸引我。以為無機的麵糰其實是生命體，菌種在看不清的角落生滅，一連串的化學反應後生成麵筋，也是麵包吃來Q彈的緣由。這套機制在數千年前，人類什麼都還搞不清時就運行著。明明總是搞不清，那些前人怎麼依舊相信每次的發酵能有結果啊？我抓了麵粉，撒入酵

母，也想用時間換來些什麼。我繼續回頭走，試著走入母親的時區。

6

工廠每天都會將隔日要賣的麵包列表，只要表上有菠蘿麵包，都像英語聽力或路邊停車一樣令我緊張。

菠蘿皮是油加糖拌成，不僅軟，摸久還會溶。此刻我恨這雙太陽之手，要將菠蘿皮快又均勻地覆在軟如內臟的麵糰上，像被要求殺人不沾血。

「最基本的麵包最難做好。」那日在 I G 發了經典的全黑底配小白字 cno 限動。連挫折都在暗示我，最基本的做人也好難。

二三手們跟師傅處不好，常對我說彼此閒話。我總是只聽不說，沒想到也成了被針對的一員。「你敢這樣做就給我試試看。」三手會用我沒打算做的事情舉例，警告我別這樣那樣。我戰戰兢兢地說好，才發現勞動異化竟是同事給的。

在廠裡，大家愈工作愈相像。但阿榮不一樣。

我們都是左撇子，分組工作時自然被擺在一起。阿榮姨年紀跟母親相當，大概因為牙齒不好，身形細瘦，可她總是對人笑，不介意露出幾顆缺牙。起初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印尼人，她的台語比我更溜。我們開始聊天，聊她的老家，聊她多久沒回老家。偶爾她幫我拿個勺，有時我幫她洗個鍋。

阿榮不計較比別人做更多，總是最早來最晚走，但她不識字，職位升不上去，跟我一同領最低的錢。

阿榮需要錢。老公不工作，兒子賭博欠債。八點檔也這樣演，有時我真懷疑編劇在鄉下駐點，專門改編鄰居女人的故事。

遇到的男人不好，事做得比別人多，臉上的笑卻不曾少。阿榮總讓我想起母親。

7

廠裡員工聚餐那晚，下班回家把汗抹去，換上舊班服赴約已是我最大心意。推開簡餐館木門，大家穿著如我隨意，都當來吃頓免費晚餐。

只有阿榮身穿最華麗的連身洋裝。她盤起灰色的髮，露出耳垂上的紅色亮鑽。我沒看過她那樣裝扮，她謹慎地握刀叉，小口嚥下過熟的牛排。我聽到鄰桌的訕笑碎語，不曉得阿榮有沒有聽見。我很生氣，想回家換件低胸晚禮服，要比來比啊，阿榮你別想一支獨秀。

餐後眾人合影，阿榮一直不好意思拒絕，最後還是擺出優雅的姿勢拍了幾張。那模樣像我參加親戚婚禮的母親，塗著十多年都用不盡的口紅，洋裝已經不合身還是縮著小腹，笑得像那些人生苦難從未發生過。

提離職那天我第一個對阿榮說。她起初不講話，抹完一排肉鬆麵包上的美乃滋後才笑，問我幹

嘛要離開，是不是大家對我不好呀。

「你是對我最好的了。」那時我不太懂說話，只在心裡回答她。

我們合力捲著三色吐司的麵糰時，阿榮又笑說妹妹你走了我會捨不得欸。她的眼裡亮晶晶。

「我也捨不得你。」我又在心裡回答，並發現我無法說出口的這些話就像我不知道怎麼跟母親說的那些。

塞了OK 繃跟純喫茶在阿榮的置物櫃裡，那是最後一天。烤盤炙熱，她老是負責顧爐，手上的燙疤不合理地多。

時候到，我又離開。其實從來沒人趕我，只是離開總是比較簡單。雖然家門裡尚未解決的事情黏膩得像盆底的麵糊永遠刮不乾淨，但這樣就有理由再回來。

後來每次回老家都像重返那個時區，在那裡，母親依然聽著廣播織著網補著夢。經過那間招牌已經掉色的超市時，我會繞去看看當天的麵包，這批菠蘿烤得不錯，肯定是阿榮顧的爐。

母親與阿榮至今未見過面，我覺得這樣很好，不然兩位孝母開始對彼此發笑時，我會笑死。

一切都還在發酵，熬過歲歲年年的孝母們好像都知道。

大巧若拙

房慧真

大學生回鄉學做麵包的經歷，以往社會學的異化理論轉為藍領工人的痠痛肌理，知識大腦與身體感官互為扞格也相互填充，形成豐富的層次感。敘事者「我」與家鄉／母親的關係若即若離，透過工廠收音機播放的龜鹿二仙膠賣藥廣告，兩代人勞動流汗只剩耳朵有空的身體，難得調至同頻。本文主題看似寫學做麵包，實則寫近鄉情怯的複雜感，作者對親情的描寫並無用力過猛，而是疏淡有致，麵包廠同事阿榮姊補位母親沉默的身影。語詞活潑，一語雙關的做網／做夢；酵母／孝母令人莞爾一笑。大巧若拙，大音希聲，本文在結構上沒有精心鋪排，修辭也無刻意雕琢，讀來清新可喜。